

亲爱的 贝拉

余思◎著

Bella's
Story

备受关注的才女余思
众多实力派人物倾力推荐  最震撼读者心灵的作品
王海鸰 笛安 饶雪漫





~亲爱的贝拉~

余思◎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贝拉 / 余思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80203 - 619 - 2

I. 亲… II. 余… III. ①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023 号

亲爱的贝拉

著 者: 余 思

选题策划: 钱 丽

责任编辑: 钱 丽 丁媛媛

摄 影: 李菲菲

装帧设计: 熊琼工作室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150 × 225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3 - 619 - 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在我还没有开始写真正的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好很诚恳的小说读者。

某一天傍晚，我在日书摊上买了某一期《收获》，我记得那是2003年的年底，我还在苦苦地念高三的第一个学期，日子总是冷冷清清，南宁也总下着冬天阴沉沉的冷雨。我在晚自习的教室里随意地翻开那本杂志，就是在那个晚上，我读到了笛安的中篇《姐姐的丛林》，我至今仍然记得，穿着红黑相间的校服的我，坐在椅子上，一字一句地读着，搓着冰凉的手，至今我都没有与谁分享过当天晚上的感受，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我找到了许多，我是那样地激动，为着故事里的尖锐而又平缓的情感，这一切悲喜交织洞穿了我，仿佛找到了某种情绪宣泄的出口。也可以称之为共鸣。

那时候我在想，如果高考之后的某一天我也可以写我自己的小说，那该多好。

现在这个愿望终于算是达成了吧，除了这本之外，我已经出过两本长篇小说了。而我跟笛安也通过豆瓣彭坦小组的康小悠小姐相识，某种程度上，我们真像是笔友，因为至今我都没有见过她。可我觉得她很纯粹，她msn的签名是关于小说的时候，我都不太敢打扰她，我想我能明白，在写作的时候小宇宙燃烧的那种力量，会将年轻的无助与孤独一扫而光，我有体验过这种难得的感觉。我在这条路上前进着，这九篇小说将成为一个渠道，我将她们集结起来，成为一个我与自己沟通并且与外界分享的渠道。

我想这将会是一个珍重的纪念。我邀请笛安来给这些文字写一些话，她真的很爽快。

狮子座的她写给双鱼座的我。感谢她。

..... 余思

生命是光。对于少数天生接近天堂的人来说，明亮，刺眼，响彻只有纯净的人才听得见的音乐。对于大多数挣扎在尘缘中的人，微弱，色彩斑驳，可以是冬日清晨那一小块肮脏的积雪反射出的阳光，也可以是夏末黄昏晚霞散尽以后天边暧昧的余烬。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些人，紧紧握着一束差强人意的光线，向往着百分之百，至真至美的明亮。

于是我们把这样一些人的向往，命名为文学，或者艺术，或者是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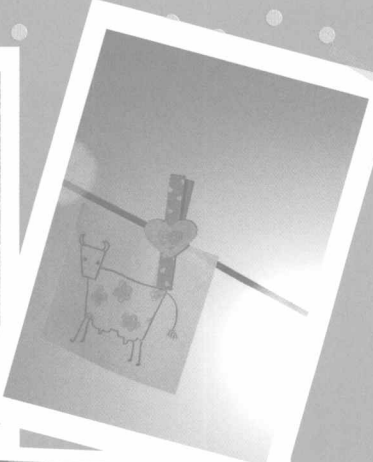
余思扮演了一个忠实的摆渡人。站在伤痕累累的岸上，记录优柔的骑士和放弃尊贵的公主，记录灭绝了很多很多年的度度鸟，记录了面对色彩陷入癫狂的少女。

斑驳的众生，都渴望着更好，更完整的生命。

你可以说，这些注定失败的努力叫做命运。

可是你不能否认，这些站在此岸却深爱彼岸风景的人，值得尊敬。

..... 笛安



目录

1 【小心脏】 001

小心脏？

很容易就会激动，会嫉妒，会郁闷，会难过生气，悲伤，还会绝望。
年轻时真是很美好。



2 【亲爱的贝拉】 005

那一刻她的内心平静得像是夏夜里安静的海面，倒映着银色的月光和漫天的星斗，岸边停靠着一
些小小的渔船，海水温柔又生动地抚慰着它们。在漫长的黑夜里这一份宁静散发着无与伦比的
温馨，贝拉觉得自己闻到了天堂的味道……



3 【度度鸟】 051

1681年左右，度度鸟宣告灭绝，原栖息地位于印度洋的Mauritius岛。

卸下重担才能像普通的鸟儿那样自由翱翔，才能在被人毁灭的家园消失以后学会更好的生活。



4 【当时的表白】 079

这个城市异常美丽的季节，也异常短暂。一如他们不久之前各自分别过去的爱情。

夜晚却开始变得渐渐漫长起来，像是他们各自漫长的寂寞。



5 【文人之死】 093

如此科举，如此人生，不中者悲也，中者痛也。官场之事，但愿三思而考，行则莫悔。



6 【百合星座】 105

百合她那么坚强乐观，帮助了这个城市里无数的人，陪伴过那么多人度过寂寞的夜晚……但也许
承受了那么多人的痛苦的那个人才是世界上最可悲，最无可奈何的人。





♥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121

这个雪后的黄昏，不知道是第几次你送我回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必须要仰起头才能看着你的脸了。



♥ **【张骑士】** 139

献给8011

在那段时间，我像许多成年女人一样无法白天在人前哭泣，无论内心怎样苍白和艰辛却只能静静微笑。那时候我总会庆幸我有他，只有在夜里，在他轻抚我脸颊的时刻，我才得以那么轻易地流下眼泪。我想我只是需要一个人。



♥ **【在广院进行的谈话】** 181

六月，我在一个黄沙漫天的下午离开了北京。那个下午，我坐在火车站的椅子上，试图想起那一次所有的对话，但我突然很恍惚，完全不能确定这些话究竟是谁说的，又或者根本没有那次对话，一切，全是我的臆想。我决定把能记得的语句都写下来。仿佛瞒着所有人。



♥ **【后记】**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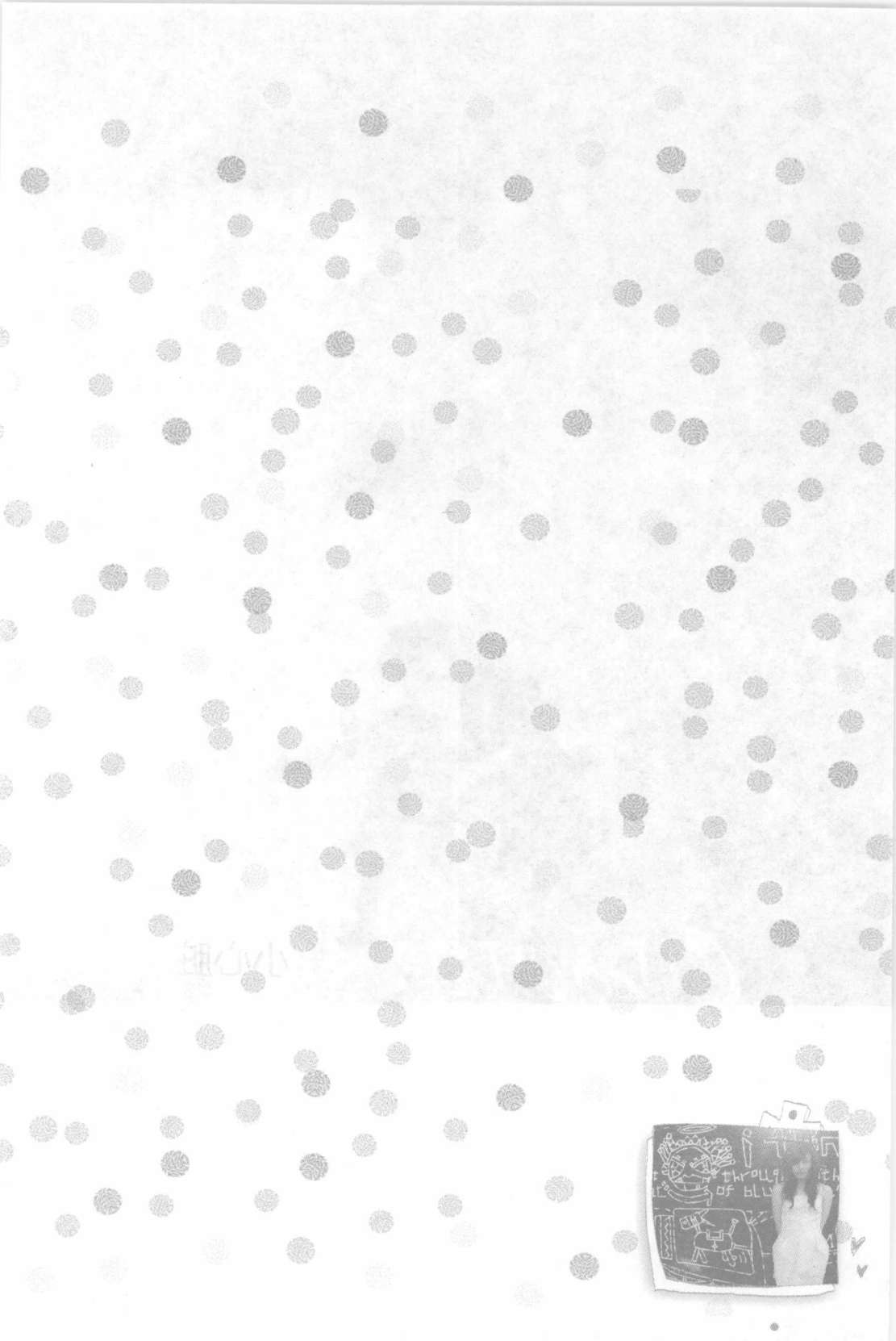
2004年到2008年，我的十八岁至二十二岁，我的天真幻想我的荒唐我再也回不去的一段生活……我把所有体会过的爱都装进了这本书里，装进这本书出现过的每个人物的眼睛里，然后呈现出来。





CHAPTER

小心脏



1971





【小心脏】

好久以前，我和小龙分手的时候，他戳了戳我的胸口说：“你的心脏真的比别人小。”

我仰起脸来看着他。

小心脏？

很容易就会激动，会嫉妒，会郁闷，会难过生气，会悲伤，还会绝望。

年轻时真是很美好。

不像现在，对什么都可以没有感觉。

近来，一些读者写信向我求助，向我寻求解决感情问题的途径，我好似一个倾诉的渠道，我很乐意并认真回复。而在这本书里，我写了一些悲伤的故事，一些激烈刺耳的句子，自以为是地剖析爱情，还写了我的一些幻想。

好像我经历过很多，我看得很透。

其实我没变。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只有我和小龙知道的

地方。

小龙，我还是会想你。

我还是像那一年一样，渴望着遇见一个小龙一样的人，在傍晚带我去北操场的煤渣路上散步，送给我自己刻了一个星期的胭脂木盒子，夜里打电话给我说很想我所以睡不着，会因为我不回他短信冲到我楼下大喊我的名字，说要对我好，要给我买大房子。

但是好多年过去了，有不少的稿费，有稳定工作，有好多朋友。

但小龙还是没有回来，也再也没有其他的小龙。

小龙，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想把你找回来。

想告诉你，我的心变大了，悲伤也不再觉得悲伤，装冷漠，装多了也就真的变得冷漠了。

做这样的女主角并不好受。

CHAPTER

亲爱的
贝拉

日常
生活





【亲爱的贝拉】

在那个清淡的秋天，天空湛蓝得仿佛能融化世界的**所有**。直树常常觉得周围的一切仿佛回到了最初原本的样子，那应该是很宁静的。城市怀揣着夏天温热的余温奔跑着，秋风划破暗藏着温馨的空气，泛黄的树叶不安地打着旋飘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浅灰色的麻雀舒展着小翅膀一边飞翔一边浅浅鸣唱，那些铃铛的声音点缀着原本寂寥的半空。

直树常常在去往实验室的路上遇到这些划破宁静的鸟儿。他就要从医学院毕业了，他在这里待了将近九年，从本科到博士，但他从来不去注意这些鸟儿，因为对念医科的直树而言，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所有生命对这个世界而言都只是买卖关系，就像是教科书上说的由 DNA 螺旋盘旋而成的每一个生命，无论形态如何都是一样空洞，一样乏味。

“看呐……直树的头上有鸟屎……”直树捧着一大叠资料刚走进实验室，导师江主任就开起了他的玩笑。直树羞赧地摸着头发。和善的江主任对学生一直很友好，他习惯性地用自己的温情去对待所有，当然包括他最喜爱的学生直树，“跟你开玩笑呢。”

直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仍旧沉默，他一直是一个寡言的人。

江主任说：“咱去产房看看吧，昨天 C5027 生了宝宝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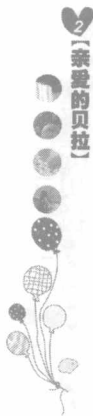
“是。”他点头。那是直树第一次去产房，不，不要误会，那不过是白鼠繁殖室罢了。在取暖灯的照耀下，直树凑过去看，干干净净的白色棉布单子上躺着一个疲惫的母亲，那是安琪，产房里最英雄的母亲，她已经产下了二胎孩子。这一次一共有六个宝宝。安琪熟睡着，半躺着的肚子毛发都已经被剪得很干净，几个浑身粉红通透的小白鼠婴儿在那儿挤成一团，贪婪地吮吸着安琪的奶头。直树好奇地凑过去隔着玻璃看这几个精神饱满却紧闭着眼睛的小家伙，它们抽动着小小的鼻子，一口一口地吸着母亲的乳汁……

“我们要找一个小白鼠实验一下 ABC 奶粉公司与我们的合作项目，也就是新配方的转基因奶粉，所以要从现在开始找一只小老鼠……”江主任双手插在口袋里说。

直树仍然在专注地看着这些像是肉丸一样的小动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贝拉。她比其它小白鼠婴儿要瘦弱一些却格外亢奋，她咬了其中一个奶头没多久就踊跃地拨开其他兄弟姐妹要去品尝下一个。

“就是她吧。”直树指着她说，进而带上白色塑胶手套，用两个手指把贝拉轻轻地拿了出来，装进了准备好的小玻璃房子里。她真的太弱小了，仿佛没有任何重量。

“编号 A8087……”江主任在观察本上写下这一串数字，这是属于贝拉的编号。可是直树决定给她取一个名字，她的眼睛很亮，身体像是最纯粹的珍珠贝一般蜷缩在那儿。贝拉的温度在直树手心蠕动着，直树呆呆地看着这个小生命，“贝拉……”直树对她说，“叫你贝拉好吗？”贝拉



躺在那儿，惊慌和寒冷包围了她，她转过头留恋地看着取暖灯下的妈妈，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是她这一生最后一次看见母亲。直树提着玻璃房子走出产房，在关上门的那一刻回头看见安琪正在用湿润的舌头舔着其他的孩子，丝毫不在乎其中一个孩子被带走，安琪已经习惯了。

贝拉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房子里，四周是淡绿色的墙壁，窗台上有翠绿色的盆栽，屋子里温暖得很，但贝拉许久没有睡着，她抬起头看见玻璃房子上红色的盖子，一瞬间贝拉喜欢上了这个红色的屋顶，进而她开始不再那么想念母亲。

“嘿，贝拉……”直树推门进来，实验室里没有别人，直树笑了。“贝拉，来吃饭吧。”贝拉隔着玻璃第一次直视直树，这是她见过的第一个人，那一刻直树戴着白色的大口罩，塑胶手套的手心很温暖。他轻轻地捧起她，把一个特制的超小奶瓶塞进她的嘴里。贝拉小心地吸了一口，她发现自己喜欢这种味道。于是贝拉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进食方式，咕噜咕噜就把一瓶喝完了。“小姑娘好样的！”直树抚摸着她的身体，那小小的温暖又一次在他手心蠕动，直树发现当他首次这样靠近一个生命就立刻被吸引过去了。他轻轻地把她放进玻璃房子里，贝拉用爪子擦了擦嘴，开始用舒适的姿势躺了下来。“这个给你躺着吧。”直树像是在自言自语，这个功课很好的男生在别人面前并不善于言辞，可是贝拉觉得自己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她乖巧地移开身子，直树把一张亚麻小垫子放进来，“这是床。”直树看着她笑了。贝拉蜷缩在那儿，发现直树眼里有一种非常母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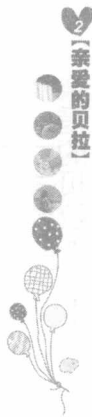
贝拉就在这个小房子里渐渐长大了，不久之后她开始拥有了健康而

洁白的毛发，乌黑的眼睛完全睁开了，更多的时候贝拉喜欢在玻璃房子里走来走去。直树长时间地待在实验室里写论文，他喜欢坐在窗前一声不吭地握着钢笔写报告。贝拉喜欢坐在亚麻毯子上看着他，她已经几乎忘记了她的同类是什么样子，更要命的事情是她想不起母亲的样子。在贝拉的眼里世界好像只有直树和奶瓶，因为直树总是伴着奶瓶靠近她的，而贝拉也分不清她究竟是在想念喝饱牛奶的感觉还是想念被直树捧在手心里的那种温暖。实验室里总是只有直树一个人，其他同学都忙着在外面打拼赚钱，只有直树安心地在这密闭的环境里培养着与贝拉的默契。

贝拉长得非常快，在这个发育的时期她需要很多的能量，“我饿了！”贝拉用爪子不断地敲着玻璃，直树回过头看着她，她“唧唧唧唧”地叫唤着。“死小孩，饿了吧……”直树放下笔拿出奶瓶放到热水里暖着，江主任就是此刻推门进来的，“还在吃奶瓶啊……该让她自己吃了。”

“是。”直树点头。于是贝拉失去了待在直树温暖手心的机会。她把头伸进食槽里喝牛奶的时候格外想念直树的掌心。她用余光看见了江主任的眼神，江主任看她和看直树的目光是不同的。此刻贝拉突然间明白，她只是一只小白鼠而已。

可是直树永远会用那种充满温情的目光看着她。“死小孩，你再把牛奶喝得到处都是我就掐死你。”直树一边擦着食槽，一边笑着说。“你掐啊你掐啊……”贝拉唧唧唧唧地叫着，欢快地在玻璃房子里上窜下跳。她已经长大了很多。小白鼠是很容易成长的动物，正因为其自身容易繁殖容易成长，并且小白鼠的基因序列和人类的差不多，所以一些医学的科研和临床实验都是由小白鼠来完成的。当然贝拉是不知道这些的，她



安然自得地活在玻璃房子里甚至把这里当做了家，而常常在实验室里出现的直树，就成了贝拉想当然的家人。

“贝拉，你胖了！”直树把她放在天平上称，“你看你胖了这么多呢……”他指着那几个砝码。贝拉唧唧唧唧地叫着，她使劲地在托盘上跳了一下，抗议着直树的嘲笑……

“贝拉，死小孩……”直树一边登记一边骂她。贝拉喜欢“死小孩”这个名字，她理所当然地觉得“死小孩”跟“贝拉”一样应该都是一个名字，她并不知道在人类的词典里“死”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在此时此刻，她的妈妈安琪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安琪接受了持续六天不睡眠的实验，在第七天的傍晚她出现运动失调的症状，在今天凌晨，安琪的脑电波电压降低……消失……然后是死亡。

贝拉健康地成长着，她是个臭美的小姑娘，总是把自己的皮毛舔得干干净净，而这个玻璃房子也被直树收拾得很整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直树敲了敲红盖子：“贝拉起床啦，看我给你做的什么？”贝拉抬起头，咕噜咕噜的大眼睛转了一下，看见一个木头做的小房子放在自己的亚麻毯子旁边，其实只是一小块镂空了的圆木，可以让她安然地钻进去，直树还带了一些木屑，那些散发松木气味的柔软东西洒在木屋的周围。贝拉惊呆了，一抹阳光洒进来，照在那个小小房子上，闪着金光。“这是木屑城堡……”直树说。贝拉看见他的眼睛有熬红的血丝……她小心翼翼地钻进去，蜷缩着身子躺下来。她已经长成一个标致的小姑娘了，从今以后她可以躲在这里睡眠……

“这是木屑城堡！”贝拉躺在里面的时候这样想着，好似自己就是城